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比较政治学 导论

(第二版)

张小劲 景跃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0/58=2

2008

普通高等教育
二十一世纪中国
规划教材
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比较政治学导论

(第二版)

张小劲 景跃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政治学导论 (第二版)/张小劲, 景跃进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1 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ISBN 978-7-300-09036-8

- I. 比…
- II. ①张…②景…
- III. 比较政治学-高等学校-教材
-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908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比较政治学导论 (第二版)
张小劲 景跃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2 版
印 张	23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80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21 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
编审委员会

顾 问：赵宝煦 高 放 王惠岩 徐大同 王邦佐

主 编：李景治

副主编：黄嘉树 张小劲 景跃进 杨光斌（常务）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牛 彤 王乐理 王续添 王英津 闫润鱼

张 鸣 周大计 周淑真 解海南 蒲国良



总序

邓小平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又一次革命。过去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现实生活上，而且还表现在因现实的变迁而带来的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上的成就方面。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经济变革带来的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在民主法制建设上，人治正在走向法治，政治的制度化正在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终身制的废除和退休制度的形成。其次，在国家结构上，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单一制已经转变为更加复杂的国家结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市场经济特征。再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过去是“大政府（国家），小社会”，现在正向“大政府（国家），大社会”的方向变化。民间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自由越来越多。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封闭、激进而又教条的态度已经转变为开放、理性而又灵活的态度，因而形成了引导改革开放事业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和谐社会构想。所有这些变革，都是我们在 20 多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当然，在政治进步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那就是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约束政府权力、使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顺畅表达的机制，以便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实际工作者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实践，更需要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和政治学专业人才的智慧与理论贡献。

我国的政治变革既是对政治学研究工作的挑战,又是促使政治学发展的良好机遇。我国的政治学在这种压力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中正在快步前进。首先,在学科分类上,政治学已经从法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级学科。其次,在学科分支上,政治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制度史、思想史而发展成为学科门类更加丰富、更加有特色的一门学科,诸如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政治学方法论等。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发展成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多元化方法论,诸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以及方兴未艾的新制度主义。最后,在问题研究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我国政治学界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发展中的不足。作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见证人,我们不能不为政治学发展中的结构性缺失而忧心忡忡。比如,就专业刊物而言,不要说与经济学、法学和历史学比较,就是和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专业刊物的数量也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只能散见于综合性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

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是高校政治学专业建设。自1980年恢复政治学专业以来,政治学系或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已经成为很多高校的普遍性建制。而且在各高校政治学专业竞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各个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无不生机勃勃,成就斐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所共知,中国人民大学一直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研究重镇。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科发展中非常注重教材建设,经过专业优化组合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的“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我国很多高校政治学专业和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必备教科书。从已经出版的教材来看,我认为,“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系上的创新性与独特性。教科书固然应该有通用的内容,但是在教材林立的今天,千篇一律而无特色的教材是难以立足的,也难以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中的每一本教材在体系上的创新性和独特性都是很突出的。

第二,内容上的研究性与新颖性。体系上的独特性应该由内容上的研究性与新颖性构成。教科书不但要介绍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还应该容纳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对有关理论成果的看法与评价。该系列教材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这些教材都是作者们基于自己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心得而撰写的具有新意的研究性作品。事实上，国外的大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学术界享有名望的教授来撰写。一本好的教科书之所以享有盛名，就在于其因体系上的独特性和内容上的研究性而形成的权威性。

第三，观点上的全面性与选择性。教科书是一种通论性的著作，因而包容的学术观点、理论应该尽量全面。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本书企图容纳所有的观点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有的观点不过是个别学者的偶发奇想而不具有普遍性。这就需要撰写者去伪存真，认真取舍。我很高兴地看到，本系列教材在追求观点的全面性时，也没有忘记选择性原则。

第四，方法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包容性。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尤其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政治科学更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吸纳人类精神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少不了与其他理论流派的碰撞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与扬弃。封闭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排除对其他理论流派的介绍与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本套教材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同时，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兼容并蓄地介绍和分析其他理论流派。

本套教材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们不但是有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必备的教学和学习用书，也是政治学研究者的的重要参考书籍。虽然具有上述优点和特征，但是十全十美的社会科学著作是不存在的，因此，本套教材中的缺点与不足在所难免。衷心希望专家学者、广大读者积极批评、热情指正！

赵宝煦

2005年8月于蓝旗营小区抱虚斋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比较政治学的性质	1
第二节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8
第三节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功用	13
第 一 篇 作为方法论的比较政治学	
第二章 比较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和变迁	21
第一节 比较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22
第二节 比较政治学主题的变迁	35
第三节 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动力	48
第三章 比较政治学的范式争论	62
第一节 元理论层次的争论及其启示	62
第二节 作为先驱者的马克思与韦伯	69
第三节 不同政治取向型范式间的争论	77
第四章 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问题	88
第一节 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操作技术	88
第二节 比较政治研究的操作技术及其缺陷的控制	103
第三节 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	110
第 二 篇 作为理论知识的比较政治学	
第五章 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理论和体系理论	123
第一节 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与传统政治学	124

第二节	体系理论的兴起及其影响	132
第三节	国家理论的复兴与新多元局面的出现	145
第六章	比较政治文化研究	160
第一节	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意义	161
第二节	公民文化研究及其传统	168
第三节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权威、革命与政治发展	177
第四节	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 研究前瞻	186
第七章	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发展与欠发展的若干理论	196
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及其发展	197
第二节	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化发展	209
第三节	欠发展论与依附论	222
第八章	社会—政治结构理论	238
第一节	精英主义	239
第二节	多元主义	246
第三节	法团主义	258
第四节	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	264
第三篇	发展中的比较政治学	
第九章	比较政治学的新进展:新理论与新方法	273
第一节	新政治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学的影响	274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对比较政治学的启发	288
第三节	从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到 比较政治经济学	302
第十章	比较政治学的新进展: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发展	315
第一节	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及其对于比较政治学 研究的刺激	315
第二节	民主化转型研究	322
第三节	民主巩固问题研究	329
参考文献	344
第一版后记	352
第二版后记	354

绪 论

重点问题

- ↗ 比较、比较研究以及学科化比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 ↗ 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
- ↗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 ↗ 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功能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样的道理，利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也是政治学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实际上，政治学就是源自于比较政治研究，政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只有在比较和对比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并得到恰当的使用。时至今日，比较政治学已经成为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并得到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作为绪论，本章将从一般认识论的讨论入手，在界定政治和政治学概念的基础上，分析比较政治学的特殊性质，考察其研究对象，进而探讨比较政治学的特殊专长，最后，概略介绍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功能。

第一节 比较政治学的性质

一、比较和比较研究

比较和鉴别是人类认识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无论是在个人意识

和思维发生的初级阶段,还是在人类科学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无论是在构建整个人类知识门类或单一知识科目中有关研究对象分类的“知识树”(即由基本分类、分类和各种亚分类所构成的分类系统图,最为典型者如生物学中的门、纲、目、科、属)的过程中,还是在有控制的条件下尝试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或相关程度,或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预测或推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时,比较的方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往往将比较看做是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讲,比较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一向特别注意采用比较的方法,并将比较看做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①之一;尤其是在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变更替时,他们广泛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比较,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五种社会生产方式时,他们重点比较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在有关古代社会的研究中,他们比较辨析了古代东方社会和古代西方社会;在探讨欧洲政治现实时,他们总是对比研究英国、法国和德国乃至俄国的状况。正如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时所指出的:“要使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②。

由此可见,至少从研究操作和理论论述的角度讲,比较研究和比较式的论证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基本方法。无论是他们的社会学说,还是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其间在方法技能层面上贯穿始终的无疑包括了比较方法的应用。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比较研究为他们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抽象,进而提出基本的哲学命题和理论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对此,马克思自己也有过精辟的概括:“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实践本身即提供了一个如何进行比较研究的范例。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研究实践和有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比较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基本功能：比较是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和提炼理论命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反复发生的现象中作出规律性总结并据以预测未来的方法。易言之，比较方法所具有的普适性、经验性和理性化特征使得它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

客观事物间的联系和人们在认识这种联系时所使用的比较方法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然的。因此，无论是马克思同时代的还是以前或以后的思想理论大师和一般的科学研究者，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家，都会经常地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正如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斯旺森所指出的：“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的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和隐含的比较充斥着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②

依据一般的定义，比较和比较研究，是确定事物间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更确切地说，所谓比较，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由此对事物作出初步的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和本质特征，进而达到对特定事物的理解和解释。^③

所谓比较研究，则是将比较方法系统地运用于科学研究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方式。而比较研究的高级发展，特别是在相应的社会科学主流学科基础上高度发展起来的、有着特定课题领域的比较研究，则形成众多的分支性或边缘交叉性的比较学科，例如比较法学、比较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② 转引自 [美] 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③ 参见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195~19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学、比较经济学和比较史学,等等。比较政治学就属于这些比较学科中发轫最早而成就尤其昭彰的学科。

二、政治与政治学

“人是政治动物”这样一个经典表述在凸显人本身所具有的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强调了政治生活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人类只能生活在各种政治共同体里的现实性。实际上,政治无疑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所谓政治,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是指主要与权力、统治和权威有关的人类关系样式。所谓政治学,同样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可以指人们为理解和解答上述人类关系样式而进行的学术努力。因此,政治学即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样一门学问不仅以现实政治为关注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现实政治而产生。

从更具体的角度观之,政治作为一种一般性概念,它所强调或意指的是组成为各种集团的人们据以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在这一定义中,所谓“各种集团”,大至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小至一个单位(如学校)乃至一个办公室,无所不包,因而有“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的称谓,也有“校园政治”和“办公室政治”的名目;而作出决策的方式,从暴力强迫、讨价还价以达成妥协、习俗约定、公共辩论乃至全民投票,也是无所不包,因而人们也相应地冠之以“暴力政治”、“妥协政治”、“传统政治”、“公共政治”和“选举政治”等提法。

但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主要取决于其间所包含的集体性、公共性和公众性。这就是说,“政治是为众人之事”。由众人参与且会涉及影响到众人的,就是政治性的,就是“集体决策”所指代的对象。集体相对于个人而言,公共相对于私人而言,而公众则强调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因而,既有参与某项体育活动的个人选择,也有涉及全民体育运动的政治决策;既有经济公司的私人决策,也有规范管理这些公司的法律法规等社会法律制度以及制定这些法律法规的政治过程。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对于区别政治与其他事务的边界多少是了解的,尽管有时这个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原本是非政治的也会变为政治的。对此,我们又会称之为“政治化”。

至于这种决策的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相对于人类需求欲望的广泛、无限和分化,有形或无形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获取这些资源所需偿付的代价负担问题就愈发显得突出,而基于有限资源之上的目标次序选择也就相应地十分重要。在整个社会范围里,资源之于需求、

之于代价、之于优先目标，凡此种种均须通过政治过程才能实现特定的配置。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这种分配资源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的运行也就是无法想象的。

至于这种决策的性质，不同于其他决策的特征即在于它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约束性。这就是说，无论其影响范围是选择性的还是一般性的，这种决策一经作出都会得到社会公众要么自觉的要么被迫的服从。而对于这种权威性和约束性的反对或反抗，在发展到极限时就会导致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出现，而其目标又大多在于建立新的权威性和约束性。

为了保证这一决策的权威性和约束性，特别是为了实现这种权威性和约束性所规定的可执行性，同时也为了这种决策的连续性和连贯性，人们建立了政府以及相应的政府机构。这就意味着据以作出政治性决策的过程具有了制度性的框架和机构性的设置。而这种制度性框架和机构性设置由于日益复杂和精巧的分化以及日益紧密的交融和整合而进一步演进为我们日常所谈论的政府、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现代意义上讲，人类社会中最常见、最稳定的集团即为民族国家。在这一场景下，集体决策即具体化为由国家公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制定的、其执行效果会影响到全体公民的、其本身对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的政府决策；决策方式则取决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制度规定和法律限制；决策所具有的权威性表现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存在及其所从事的日常活动之中。这样一来，所谓政治活动也就明显地成为围绕着这些代表着公共权力并且为这一权力的行使提供物质保障的机构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因此，所谓政治，用规范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①。

上述不无抽象色彩的概括性叙述其实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无数的例证。由此可见，某些个人或群体也许可以对政治采取冷漠乃至厌恶的态度，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也无法逃避政治；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也许是低度动员的或者是低度政治化的，但无论如何不能也无法排斥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只能参与政治。当然，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狂热献身、主动积极、被动参与直至被迫卷入，几乎无所不包；实际上，甚至连对政治的冷漠、厌恶和拒斥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特殊的参与，此即所谓“非政治的政治”。

^① 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便开始试图了解政治和研究政治。究其根源,“政治”一词的出现就来自于人们对社会生活中这一特殊部分的研究。其后,随着政治研究的发展,人们又将从这一研究中所积累沉淀下来的特殊门类的知识称为政治学。

当然,实际发生的进程显然要比我们这里为着叙述的方便和理解的便利而勾勒的图景远为复杂与生动。从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原生地的西方国家来看,真正普遍使用“政治学”一词来概括有关政治的知识也并非是十分久远的事情。而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演进和变迁,加之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以来的政治学在其内部所不断实现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学又始终受到其他学科发展的刺激和推动,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规定了政治学是一门处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因而,人们对于政治学、对于政治学所研究的范畴乃至政治学本身的界定都没有公认的或一致的看法和认识。但一般说来,有关现代政治学的诸多定义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为政府说,即强调政治学对于政府(包括各种政府机构和组织结构乃至行使政府功能的准政府和非政府的政治机构)和政府功能(包括政府行为方式和决策过程)等问题的关注;另一为权力说,即主张政治学对于权力、包括权力的行使过程及其结果、权威和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目的及其限制等问题的重视。两相比照,前者立足于结构—功能视角,而后者扎根在过程与结果视角。但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又是共同的,因为对政府的关注显然是与对政府之权力和权威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而强调权力和权威的逻辑结论自然也会归结到政府及其机构;同时,两者又都先验地假定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及其代表机构的重要性。

政治学定义所具有的歧义性从一个重要层面体现了政治学领域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与其说是学科发展的障碍倒不如说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正是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进一步体会到,与其在政治学学科定义上争论不休,毋宁在从事学科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操作性地划分出不同的分支领域以便利学科的发展。说到底,这也就是政治学学科领域内不同分支学科逐渐形成并得到普遍公认的根本原因。

三、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

尽管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门类划分和学科建制不无微词,但现有的划分和建制毕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探求特定领域的问题时可以实

现知识积累的框架，一个为实现相互间的学术交流和争论所必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政治学不仅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门类得到比较普遍的承认，而且其内部的次一级分支学科的划分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一般说来，政治学可以划分为五大分支学科，即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本国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公共政策/行政管理、比较政治学。但在这种划分中，却体现了政治学本身所具有两种性质即规范性与经验性之间的张力关系。

所谓规范性，即应然性，在政治学研究中主要是指那种试图描述和解释政治应当是怎样的学术努力。它所追求的是价值判断，追问的是主观偏好，探寻的是理想的政治生活为何以及依据何种原则可以达到这种理想境界。

所谓经验性，即实然性，在政治学领域中主要是指那些尝试分析与说明政治和政治生活实际是怎样的学术活动。与规范研究形成对照的是，它追求的是事实判断，追问的是客观真相，探寻的是现实中政治生活究竟为何以及人们是如何在其间谋求生存的。

但这两者之间对应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清楚地规定其间的边界，这就是说，保持某种张力关系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理解之间，又会有相互交叉和融合。例如，就一个具体的规范性命题而言，有可能会出现获得经验研究支持的情况；而就一项经验研究而言，其出发点和归结点有时也会是规范性命题的产出。但是，不同的研究取向和不同的研究领域自然也有其不同的侧重。政治哲学显然更多地关注于规范性研究，而另一些分支学科如公共政策则主要研究经验性和应用性问题。

在现代政治学的学科建构中，比较政治学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首先，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领域中的一个相当独特的分支学科。这种独特性来自于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如果说政治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主要是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划分、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规定了自身的特殊性的，那么，比较政治学则主要是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学科、以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而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则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出了特定的兼容性。

其次，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基础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的主要来源。人们总是首先对身边的政治现象发生兴趣，但这种兴趣升华为科学研究的志趣却往往需要比较方法的介入。人们或是向历史探讨答案——将历史与现实相互比较，或是从他乡寻求经验——将自身社会与其他社会进行比

较,从这种比较中发现规律和教益,进而更好地参与自身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甚至乌托邦式的想象,其实也都是与比较联系在一起的,即从现实的对照中想象未来。所有这些思维尝试的结果,就是政治学知识的沉积。就此而论,政治学知识的积累首先就是比较方法应用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研究者谈论政治学中最一般的政治概念,诸如民主、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时,实际上也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不仅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传统是比较的,而且其理论化工作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比较方法。

再次,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获得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滋养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特别是那些具有指导意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成果,往往会从某一个学科中产生,继而又对另一个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并推动着社会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政治学学科的具体情形而言,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及知识门类相互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渠道。这一方面是由于方法上的通约性使得比较政治学能够更加容易地与其他比较学科如比较史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经济学实现沟通,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比较研究的操作在客观上要求人们更多地采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研究课题。由此,其他学科所产生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知识往往经由比较政治学这样一个通道而对政治学发生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殊性使得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学科中居于一种特殊的地位,成为政治学研究者必然涉足的领域。任何一个政治学研究者,无论其怎样认定和界说自己的研究领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比较的方法。而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造成了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第二节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一、规范性理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

如前所述,较之于以研究对象的规定性作为自身规定性的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比较政治学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不仅是学界的公论,而且是比较政治学事实上得以相对独立存在的依据。但是,对于究竟何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之类的问题,人们却难以达成共识。一方